



# 金塔胡杨 秋景如画

□ 张婷



游客在景区游玩 田蹊

若论秋季的颜色,红枫热烈似火、银杏清雅如蝶、稻浪厚重若毯,可我心底最钟情的,始终是胡杨林那抹独一无二的金色。那不是单一的黄,也不是纯粹的亮,是历经风沙沉淀、秋阳反复淬炼后,从皲裂的枝干到舒展的叶片里迸发出来的生命之光,浓烈得像一场不落暮的盛宴。

第一次见胡杨的金色,是在西北的戈壁深处。车子驶离城镇后,窗外的风景便渐渐换上了苍茫的底色。起初还是零星点缀着骆驼刺的土黄色荒原,车轮碾过碎石路,扬起的尘土在风中打着旋,远处的雅丹地貌像沉默的巨兽,以千奇百怪的姿态静卧在天地间。沿途偶尔能瞥见几株枯瘦的沙棘,枝丫倔强地指向天空,唯有枝头几颗橙红的小果,为这单调的戈壁添了一丝鲜活。

不知走了多久,视线里那片一成不变的土黄忽然被一道耀眼的光芒劈开——金塔胡杨林到了。这里没有额济纳那般早已声名远播的喧嚣,却藏着西北最灵动的秋。车子刚停稳,一股裹挟着沙砾粗粝气息的风便扑面而来,却又裹着秋阳的暖融融,瞬间将旅途的疲惫涤荡得干干净净。抬眼望去,无边无际的胡杨林仿佛被大自然肆意打翻了调色盘,从蓬松的树冠到纤细的枝丫,层次分明地铺展着鎏金、橙红与鹅黄,宛如千万支燃烧的火炬,在广袤戈壁上点燃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秋日盛景。不同于沙漠胡杨的孤绝苍冷,金塔的胡杨依偎在人工湿地旁,弱水支流在此蜿蜒成湖,“水映胡杨,林环碧水”的独特地貌,成了河西走廊干旱之地

难得一见的绿洲奇观。

沿着木栈道往里走,脚下的木板发出轻微的“咯吱”声,像是在轻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过往。栈道两侧,胡杨姿态万千:有的树干粗壮如柱,需两人伸臂方能合抱,深褐色的树皮沟壑纵横,每一道纹路都刻满岁月的沧桑;有的枝干虬曲盘旋,如蛟龙探海,似苍鹰展翅,在澄澈蓝天下勾勒出遒劲有力的线条;有的幼苗刚及腰际,嫩绿的叶片透着勃勃生机,尽显生命的鲜活。这些胡杨并非自然生长,而是上世纪中叶,当地人为抵御风沙、涵养水源,在戈壁滩上栽种的。六十余载光阴流转,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连片林海,既是守护金塔的绿色屏障,也成就了今日的秋日盛景——这是地理的奇迹,更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生动见证。

行至金波湖畔,眼前的景致愈发迷人。澄澈的湖水如同一面巨大的琉璃镜,将岸边的胡杨完整地倒映在水中,金黄的树影与实景交融,恍惚间竟分不清哪是岸上林、哪是水中景。微风拂过,湖面泛起粼粼波光,金色的倒影随之摇曳起舞,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流动。偶尔有水鸟舒展翅膀掠过水面,激起一圈圈细碎的涟漪,打破了湖面的宁静,却又为这份景致添了几分灵动生气。湖底的水草清晰可见,与水中的胡杨倒影交织缠绕,宛如一幅流动的油画。岸边的芦苇丛随风轻荡,洁白的芦花如雪般纷飞,与金黄的胡杨相映成趣,完美勾勒出“秋阳下,碧水旁,金杨一树傲秋霜”的绝美画卷。

赏罢湖景,循着木栈道往林海

深处走,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忽然映入眼帘——那便是胡杨楼。它坐落在胡杨林英雄树东侧,七层仿古式瞭望塔飞檐翘角,朱红立柱配着黛色瓦檐,在一片金黄胡杨的映衬下,透着浓浓的中式韵味,仿佛是从历史画卷中走出的建筑,与大漠胡杨的苍茫粗犷碰撞出独特的艺术张力。拾级而上,木质楼梯发出沉稳的声响,每上一层,视野便开阔一分。登顶时,整片胡杨林的盛景尽收眼底:胡杨参天而立,金黄的枝叶在风中摇曳;碧水环流其间,如丝带般缠绕着林海;层林尽染的色彩从脚下一直铺向天边,让人沉醉其中,流连忘返。

从胡杨楼下来,不远处便是烽燧瞭望台。登上高台,视线越过胡杨林,更辽阔的风光铺展开来:胡杨的铮铮风骨、沙枣树枝头飘来的清甜香气、红柳婀娜摇曳的身姿、大漠一望无际的苍凉,远山在天际线勾勒出的绮丽轮廓,所有景致交织在一起,绘就了一幅立体的西北秋日画卷。

正午的阳光愈发浓烈,透过胡杨的枝叶洒下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寻了一处树荫坐下,身旁一位当地老人正用方言给孙辈讲述胡杨的故事。老人说,胡杨是“沙漠的脊梁”,能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挺立,也能在四十摄氏度的酷暑中生长,更能在含盐量极

高的土壤中扎根——“生而一千年不死,死而一千年不倒,倒而一千年不朽”,这便是胡杨的精神,也是金塔人骨子里的韧劲。老人还说,过去这里是“风吹石头跑,遍地不长草”的戈壁滩,是一代代金塔人扛着树苗、挑着水桶,在风沙中种下了这片胡杨,才有了如今的好光景。听着老人的讲述,再看眼前的胡杨,忽然觉得它们不再只是风景,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,承载着金塔人的奋斗史。

午后,我沿着湿地的木栈道继续前行,深入胡杨林的腹地。这里的胡杨更加密集,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叶片,变成了金色的光束,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。脚下的沙土中,偶尔能看到一些干枯的胡杨树干,它们有的横卧在地上,有的依然挺立,虽然失去了枝叶,却依旧保持着不屈的姿态。这些枯木与生机勃勃的活胡杨交织在一起,形成了“枯荣相伴”的独特景观,让人感受到生命的轮回与坚韧。

走到林海深处,一座小小的“胡杨文化馆”出现在眼前。馆内陈列着许多老照片和实物,记录着金塔胡杨林的变迁。墙上的一张黑白照片格外引人注目:上世纪六十年代,一群穿着朴素的人扛着铁锹、背着树苗,在漫天风沙中植树,他们的脸上满是坚毅的神情。照片旁的文字

介绍道,当时为了让树苗成活,人们需要从几十里外的弱水挑水灌溉,不少人手上磨出了血泡,却从未有人退缩。正是靠着这份执着,才有了如今占地达8万余亩的胡杨林。馆内还展示着胡杨木制成的工艺品,纹理清晰,质地坚硬,仿佛在诉说着胡杨“不朽”的特质。

傍晚时分,夕阳西下,天空被染成了绚丽的橙红色。胡杨在夕阳的映照下,愈发显得金黄璀璨,像是被镀上了一层金箔。我站在湖边,看着夕阳慢慢沉入远处的戈壁,余晖将胡杨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直到与天边的晚霞融为一体。此时的金塔胡杨林,没有了正午的热烈,多了几分静谧与祥和,仿佛时间都在这里慢了下来。

离开时,夜色已悄然降临,远处的胡杨在月光下化作一道道黑色的剪影,却依然能感受到它们挺拔的姿态。回望这片金色的林海,心中满是震撼与感动。金塔的胡杨秋景,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,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——它让我看到了地理地貌的神奇变迁,领略了自然风景的绝美壮丽,更读懂了金塔人坚韧不拔的精神。这片胡杨林,是河西走廊上的一颗明珠,是人与自然共生的典范,更是岁月留给世间的珍贵馈赠。若有机会,我定会再来,赴这场与金色胡杨的秋日之约。



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 田蹊

# 嘉陵江畔寻古银杏

□ 朱越

微凉的秋风掠过秦岭余脉的山脊,带着嘉陵江湿润的水汽,悄然漫过陇南徽县的群山。循着“千年古银杏”的传闻,我驱车驶入嘉陵镇境内——这片藏在甘陕交界、嘉陵江上游谷地的土地,既有着秦巴山地的雄奇,又兼具蜀地水乡的灵秀,而散落其间的古银杏树,便是秋日里最动人的景致。

车子刚进入嘉陵镇辖区,道路便顺着山势蜿蜒起伏。这里地处西秦岭山脉南麓、嘉陵江上游北岸,属于典型的“中山峡谷地貌”,群山如黛,层峦叠嶂,嘉陵江主支流及无数溪涧穿谷而过,在山谷间冲刷出零星河谷平地。不同于北方草原的辽阔,也迥异于江南丘陵的温婉,嘉陵镇的地貌带着一种“刚柔并济”的特质:陡峭的山坡上覆盖着茂密的落叶林与针叶林,墨绿、浅黄、赭红的色块交织;谷底的平坦

里则散落着白墙黛瓦的村落,田埂间的玉米秆还带着盛夏的翠绿,与远处的青山、近处的溪流相映成趣,宛如一幅晕染开来的山水画卷。

沿着村道往深处走,远远便望见一片金黄在绿树掩映中——那便是嘉陵镇最负盛名的古银杏群落。走近时,才真正被这份壮阔震撼:十余棵银杏树散落于村落旁的坡地与河畔,树龄最短的也有三四百年,最长的据说已逾千年。其中最古老的一棵“银杏王”,树干粗壮,需四五人合抱,树皮皴裂如老龙鳞,却依旧枝繁叶茂,金黄的叶片层层叠叠,像撑开了一把巨大的金伞,将秋日的阳光过滤成细碎的光斑,洒在树下的青石板上。

伸手触摸树干,粗糙的纹理间仿佛能感受到时光的流转。秋风拂过,千万片银杏叶簌簌飘落,有的打着旋儿轻吻地面,

有的顺着斜坡滚向不远处的溪涧,溪水带着金黄的叶片蜿蜒流淌,最终汇入嘉陵江的支流。抬头望去,湛蓝的天空下,金黄的树冠与远处青灰色的山峦形成鲜明对比,偶尔有飞鸟掠过枝头,留下几声清脆的啼鸣,更显山谷间的静谧。

顺着银杏树下的小径往山坡上走,视野渐渐开阔。脚下的坡地坡度较缓,土层深厚,适合树木扎根生长——这也是古银杏能在此存活千年的重要原因。远处的嘉陵江如一条碧绿的绸带,在峡谷间曲折穿行,江面上水汽氤氲,朦胧了两岸的山色;近处的村落里,村民们正忙着晾晒玉米和辣椒,红的、黄的、橙的作物挂满了屋檐,与古银杏的金黄相映,勾勒出最鲜活的秋日农家图景。

午后的阳光渐渐西斜,古银杏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坐在“银杏王”的树荫下,

听着溪水流淌的声音,看着落叶纷飞景致,忽然明白这片土地的魅力:它既有中山峡谷地貌造就的雄奇风光——群山环抱、江穿谷行,又有千年古银杏沉淀的底蕴,让自然之美与岁月之韵在此交融。嘉陵镇的秋日,从来不是单一的“金黄”,而是山的青、水的绿、叶的黄、农人的红交织成的斑斓画卷,是秦巴山地与嘉陵江水共同孕育的秋日诗行。

暮色渐浓时,恋恋不舍地与古银杏告别。回望那片金黄在暮色中渐渐模糊,心中却满是满足——这片藏在嘉陵江畔的土地,用它独特的地貌风光与千年古银杏,给了我一场关于秋日、关于时光的温柔邂逅。若你也向往秋日的诗意,不妨来嘉陵镇走走;看古银杏落叶,听江水潺潺,在秦巴山地的褶皱里,寻一份属于陇南的秋日浪漫。



徽县嘉陵镇田河村古银杏树群 高琼